

夜深花睡

文/三毛

在所有的花朵中,如果说“最爱”,我选择一切白色的花。而白色的花中,我最爱野姜花和百合——长梗的。

许多年前,我尚在大西洋的小岛上过日子。那时,经济拮据,丈夫失业快一年了。我在家中种菜,屋子里插的是一人高的桔枝和芒草,那种东西,艺术品位高,并不差的。我不买花。

有一日,丈夫和我打开邮箱,又是一封求职被拒的回信。那一阵,其实并没有山穷水尽,粗茶淡饭的日子过得没有悲伤,可是一切维持生命之外的物质享受,已不敢奢求。那是一种恐惧,眼看存款一日日减少,心里怕得失去了安全感。这种情况只有经历过失业的人才能明白。

我们眼看求职再一次受挫,没有说什么,去了大菜场,买了些最便宜的冷冻排骨和矿泉水,就出来了。

不知怎么一疏忽,丈夫不见了,我站在大街上等,心事重重的。一会儿,丈夫回来了,手里捧着一小束百合花,兴冲冲地递给我,说:“百合上市了。”

那一瞬间,我突然失了理智,向丈夫大叫起来:“什么时候了?什么经济能力?你有没有分寸,还去买花?!”说着我把那束花“啪”一下丢到地上,转身就跑。在举步的一刹那,其实我已经后悔了。我回头,看见丈夫呆了一两秒钟,然后弯下身,把那些撒在地上的花,慢慢拾了起来。

我向他奔过去,喊着:“荷西,对不起。”我扑上去抱他,他用手围着我的背,紧了一紧,我们对视,我发觉丈夫的眼眶红了。

回到家里,把那孤零零的三五朵百合花放在水瓶里,我好像看见了丈夫的苦心。他何尝不想买上一大缸百合,可口袋里的钱不敢挥霍。毕竟,就算是一小束,也是他的爱情。

那一次,是我的浮浅和急躁伤害了他。之后我们再没有提过这件事。四年以后,我去给丈夫上坟,进了花店,我跟卖花的姑娘说:“这五桶满满的花,我全买下,不要担心价钱。”

坐在满布鲜花的坟上,我盯住那一大片花色和黄土,眼睛干干的。以后,凡是百合花上市的季节,我总是站在花摊前发呆。

一个清晨,我去了花市,买下了数百朵百合,在那间房中摆满了它们。在那清幽的夜晚,我打开家里所有的窗和门,坐在黑暗中,静静地让微风吹动那百合的气息。

(节选)

栾树开花了!

文/蒋勋

的花,在树下叫着:“栾树开花了!”呼朋引伴来看,也有人瞪了那人一眼,纠正他说:“不是花啦!是蒴果。”

黄色的花,夹在青绿色的叶子中,青黄产生谐和,色调不强烈;艳红色的蒴果和青绿一对比,红色却立刻跳了出来。栾树的蒴果比花更受到注意,恰好用的是色彩学上的对比法。

有些植物的花特别艳丽,好像要宣告强烈的交配欲望,鲜艳的色彩、奇特的形状、浓郁的香味,使花的存在被凸显出来。花的交配完成,好像一切激情骚动都沉淀了,果实反而显得比较安静满足,像一个怀孕的妇人。栾树刚好相反,花显得沉静,而果实却艳红一片,如火炽热。

十月走过有栾树的街道,一簇簇像火燃烧的艳红蒴果,高高盛放在绿树顶端,像一顶华丽绚烂的冠冕。栾树的叶子狭长,像桃叶而略宽,叶缘有

锯齿,两片两片叶子互生,枝条向四面纷纷披垂下,越发衬出蒴果向上簇拥在顶端的华丽热闹。连续几年观察栾树,每到十月初,就不会错过栾树的花期。站在树底下,仰头看树叶丛中抽出一簇一簇的花,害羞谦逊的花,好像对自己这么不像花充满了歉意,好像要努力把自己隐藏起来。花期也很短,没有几天,秋风一起,黄色细碎的花片一瓣一瓣掉落,在地面随风翻飞,不多时就无影无踪了。

十月中旬前后,花陆续飘落,花落处,在花瓣的地方生出一枚蒴果,艳红色,三瓣三棱,像一枚小小杨桃,把瓣膜打开,里面密藏着一粒一粒圆圆的黑色种子。

没有落尽的黄花,搭配着新结成的红色蒴果,衬托在一片绿叶丛中,叶绿花黄果红,层层相映照,使南方热带的岛屿也有了些许秋意。

(节选)

灵魂之爱

文/徐志摩

人是渴望爱与被爱的。无论是崇高的灵魂,还是丑陋的内心,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,在心性深处,都是仰望与尊崇爱的。阳光打在脸上,温暖留在心里。

爱一个人是幸福的,被一个人爱也是幸福的。幸福的感受是,你一下子突然闯入另一个生命之中,毫无预兆,又猝不及防,陌生而惊奇,羞涩而惊悸,慌乱而惊喜。

只有在爱中,你才发现,无爱的灵魂,原来是那么孤独。也只有爱中,你才发现,孤独的灵魂,多么需要另一个灵魂来守护和陪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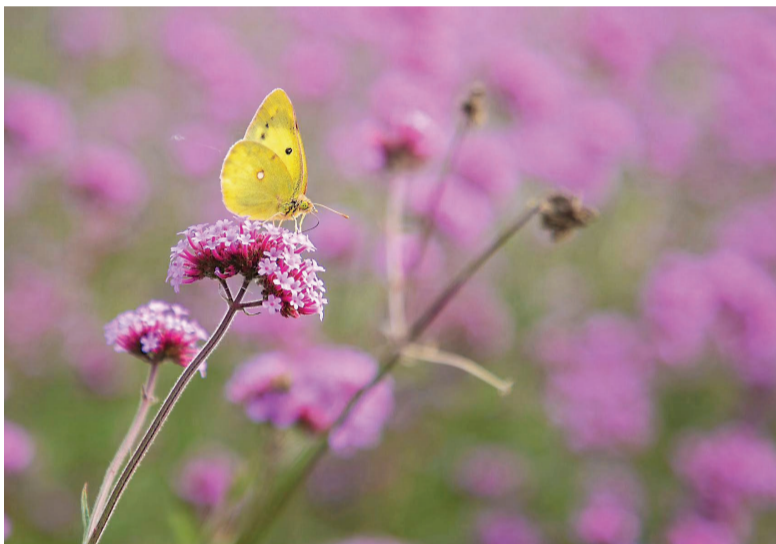
一切纯净纯粹真挚的爱都是没有错的。纯净,是除了爱,没有任何其他目的,纯粹,是指爱的生发。不来自于怜悯与同情。真挚,是用情至深,用心炽烈,并两情相悦。

爱得轰轰烈烈,是说你倾尽生命,可以一千次一万次地爱同一个人,而不是无节制地爱一千个人,爱一万个人。这个世界,泛滥的,是欲望,不是爱。

为爱痴狂,说的是爱得专注与深刻,爱得执着而忘我,爱得义无反顾且九死一生,我相信,伟大的爱一定可以地老天荒,就像这个尘世可以地老天荒一样。尘世是什么呢?或许,有爱绵延的地方,才叫尘世吧。

你的牵挂在那里,你的喜欢在那里,你的心疼在那里,你的爱在那里,不多也不少,不增也不减。有时候,你把自己都忘了,你把这个世界都忘了,但心底里,还会有一个人不屈不挠地在,这个人,一定是你最爱最爱的人。

(节选)



摄影 @杏黄

晚风庭院落梅初

文/肖复兴

大约十七八年前,听说同学住的那片地方整体拆迁。我知道,他母亲和他妹妹还住在那两间小屋,坚守着和开发商进行最后的谈判。我赶去寻看,胡同已经拆得七零八落。踩在残砖乱瓦上面,和街坊们聊天。隔着墙,他母亲居然听见我的说话声,冲着她闺女说:外面说话的这人是不是肖复兴呀?你给我把他叫进来。

我进屋看她,她已经病卧在床。同学有了房子搬走后,我好久没有到这里来了。看见她,一下子没认出来,原来那么白净俊俏的人,已经萎缩成话梅核一样消瘦的老太太,不禁一阵心酸。我对她说:大婶!您好日子就来了,很快

你就能住楼房了!她摆摆手,对着我说着以前说过的话:你说我什么没见过呀?什么东西没吃过,什么房子没住过。离开小屋,走在胡同里,路过她家原来的小院。小院已经拆干净,只剩下一片瓦砾。想起我们的学习小组,想起那年五月榴花飘落的黄昏小院,已经是将近七十年前的事情了。

一直到现在,这样的情景总不时会浮现眼前。前两天,读到李清照写的《浣溪沙》里一句词:晚风庭院落梅初。禁不住又想起那座小院。那时候,落的不是梅花,是石榴花,红红的石榴花。

(节选)

诗篇

霜降水痕收。浅碧鳞鳞露远洲。酒力渐消风力软,飐飐。破帽多情却恋头。佳节若为酬。但把清尊断送秋。万事到头都是梦,休休。明日黄花蝶也愁。

——【宋】苏轼

水乡霜落,望西山一寸,修眉横碧。南浦潮生帆影去,日落天青江白。万里浮云,被风吹散,又被风吹积。尊前歌罢,满空凝淡寒色。

——【宋】范成大

霜草苍苍虫切切,村南村北行人绝。独出前门望野田,月明荞麦花如雪。

——【唐】白居易

霜露晚凄凄,高天逐望低。远烟盐井上,斜景雪峰西。故国犹兵马,他乡亦鼓鼙。江城今夜客,还与旧乌啼。

——【唐】杜甫

风卷清云尽,空天万里霜。野豺先祭月,仙菊遇重阳。秋色悲疏木,鸿鸣忆故乡。谁知一樽酒,能使百秋亡。

——【唐】元稹

只到潇湘水,洞庭湖未游。饮泉看月别,下峡听猿愁。讲不停雷雨,吟当近海流。降霜归楚夕,星冷玉泉秋。

——【唐】贾岛

新赏析

APPRECIATION OF WORKS

沁园春·咏兰

刘存发词

吾庐小,欲邀来陶令,把酒疏狂。骚客悠然,佳人消瘦,浸润诗笺分外香。看东篱斜照,黄花艳丽;南山远影,流翠芬芳。谁能伴我凄凉,更不见苍松映小窗。凝眸处,见露痕未尽,半化轻霜。落叶纷飞,西风料峭,林木青葱尽泛黄。叹一年好景,秋难留住;三冬渐进,春更漫长。夜雨朝停,万里晴空,又近重阳。

沁园春·咏菊

刘存发词

霜露晚凄凄,高天逐望低。远烟盐井上,斜景雪峰西。故国犹兵马,他乡亦鼓鼙。江城今夜客,还与旧乌啼。